

儿童绘本翻译风格再现与再造

肖 芬 唐泳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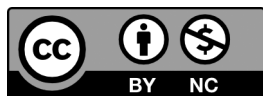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摘 要 | 儿童绘本是儿童文学的一个特殊门类, 近年来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 儿童绘本翻译质量堪忧, 可读性不强, 这和儿童绘本翻译风格的再现和再造息息相关。本文试图厘清儿童绘本翻译风格再现和再造之间的概念区别。本文认为: 好的绘本翻译应该基于目标儿童读者, 根据原语和译入语之间的语言文化要素异同, 选择正确的翻译手段使译作风格符合目标儿童读者的思维、情感和审美习惯;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现有翻译理论和策略为导向, 确保译作在语音、语相和语篇等儿童绘本翻译要素上兼顾翻译风格的再现和再造, 服务于目标读者。

关键词 | 儿童绘本; 翻译风格; 再现与再造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儿童绘本图文并茂, 寓教于乐, 它们借助图画、色彩、文字等手段, 针对不同年龄层的读者, 传达信息, 讲述故事, 对培养儿童的认知能力、观察能力、想象力、创造力, 情感发育、价值观、审美情操等, 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21 世纪初, 大量欧美儿童绘本开始引入我国, 近年来呈上升态势。目前我国图书市场上 80%–90% 的儿童绘本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作品 (何倩, 2019), 深受各年龄层儿童读者和家长欢迎。儿童绘本在我国成为图书市场的巨大增长点, 儿童绘本的翻译也呈现井喷之势。儿童绘本看似简单, 翻译难度似乎也不大, 但事实上存在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 目前儿童绘本的翻译质量堪忧, 可读性不强。这个

问题和儿童绘本翻译风格的再现和再造息息相关, 需要引起译界的高度重视。

二、儿童绘本的创作风格

儿童绘本创作风格是探讨儿童绘本翻译风格的基础, 而把握儿童绘本的创作风格, 要从儿童绘本的文学归类、创作要素和创作风格入手, 这是译者把握翻译风格再现与再造必不可少的前课。

(一) 儿童绘本的定义

儿童绘本分类标准不尽相同。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2), 儿童绘本分为情感、心理、艺术、科普、生命、习惯养成及综合等 7 类。情感类主要讲述亲情和友情; 心理类注重培养儿童

的思维、性格、领导力以及情商等养成；艺术类重在传播艺术常识，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科普类旨在普及百科、动植物及历史知识；生命类以童话故事和寓言为主，聚焦成长、爱、勇气、自信、诚信、尊重等主题；习惯养成类重在引导儿童的行为习惯，帮助他们学会语言表达、管理情绪等。绘本分类有助于目标读者把握绘本主题，从而有目的地选择阅读素材。

关于儿童绘本的界定，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解读视角。日本专家认为儿童绘本是创作者借助图画和文字，以不同手段讲述故事，表现主题的一种创作方式（松居直，1997）。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和梅维斯·雷默（Mavis Reimer）认为儿童绘本包括有文字描述、图画暗示以及图文结合讲述的故事（2008）。我国学者朱自强认为儿童绘本是由语言文字和图画两种媒介构成的一种文学体裁，是幼儿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2009）。这一定义指出了儿童绘本的文学属性，扩大了儿童绘本的学术探讨空间，也为探讨儿童绘本的翻译风格奠定了基础。

（二）儿童绘本的创作要素和翻译要素

儿童绘本是创作者运用创作要素面向儿童读者讲述的故事。出版商 Luminare Press 将儿童绘本创作要素归纳为 6 类（2018）：故事和语言、结构、插图、故事板、主题和目标受众。故事和语言从逻辑和字数上对创作空间进行制约，比如故事是否符合逻辑？语言是否简单到足以用 500-1000 词来传达主题、激发儿童想象力？结构制约着语言表述形式是散文体还是韵律读本，如果是散文体则要确保文字形散而神不散，如果是韵律读本则必须保证节奏和文字的朗朗上口，没有冗余音节。插图制约着绘本基调，必须和文字互相配合才能完成绘本的使命。故事板则规范着文字和插图之间的互动、插图数量和绘本主题、文体、字数的选择，插图与故事基调、主题之间的匹配也会有相应变化。目标受众涉及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对象，而读者对象又制约着主题、文字、文体和插图的构思。以上要素相互完成配合后，设计师选择合适的字体设计文本，将前述要素组合在一起，创建封面和封底，制作印刷文本。

把各国经典绘本引介给中国儿童读者，则要诉

诸于翻译。绘本的翻译要素和创作要素息息相关，创作要素通过译本体现出来，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语言、图画和图文关系。

（三）儿童绘本的创作风格和翻译风格

“风格”好比着装，着装风格受到个人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文学风格是创作者基于不同主题、为使作品达到某种整体效果而选择不同语言手段、不同呈现方式所形成的具有识别度的总和。学者徐德荣和江建利将风格定义为一种通过语言选择，体现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的区别性特质（2017）。

儿童绘本属于儿童文学范畴，儿童绘本因创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成长经历、绘本主题、目标读者不同而风格存异。儿童绘本的风格差异体现在创作者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来向读者传达意欲倡导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徐德荣、江建利认为，图画书的风格是图画、文字以及图文关系三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体现作者独特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的区别性特质（2017）。换句话说，儿童绘本风格的实现手段是语言选择，绘本风格的本质属性是能将作品与作品、作者与作者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特质（徐德荣、江建利，2017），这些特质具体体现在语词、语音、语法及修辞等语言层面的选择和线条、颜色、尺寸等绘画层面的选择上。

翻译儿童绘本，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还意味着译者要向目标读者呈现出原创作品的风格识别度，这就要求译者需将目光聚焦于原创作品的文本、图画及图文关系等构成要素上，通过“品文、研图、识关系”来辨识绘本风格，解码原作者融入作品的思维、情感和审美，并在翻译作品中，通过目标语的重新选择和编码，呈现出原创作品的区别性特质。

现有文献大都聚焦于文学翻译风格的探讨，聚焦于儿童绘本翻译风格的研究较少。有学者认为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保证译作与原作风格的形似；但有人认为完整复制原作风格是很难实现的，当形似难以实现时，就应该追求神似。本文据此认为：儿童绘本翻译的重点之一是完美呈现原创作品的原有风格，实现这一目标要借助文学风格形似和神似的

策略。但绘本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是否能做到形似和神似,取决于原作风格是否“可译”。形似意味着绘本翻译风格是对原创作品风格的再现(reproduction),形似则意味着绘本翻译风格是对原创作品风格的转换(transformation),也就是某些文献中所指的风格再造,风格再现和再造互为补充,方能译出好的儿童绘本,服务于目标读者。

实际上,儿童绘本的创作过程是作者基于本人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综合运用故事、结构、插图,主题和语言等要素,面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读者讲述民族文化,传递思想、情感、审美的过程。绘本的创作风格是通过语音、语相和语篇来体现的,要再现原创作品的风格,使译本风格与原作风格达到形似,就要在目的语中尽可能再现原创作品的语音、语相和语篇特征。语音是指儿童绘本特有的语音效果,译者应基于目标读者,采用特定的语音手段,体现原作的韵律、节奏等语音特征,增加译作的美感。语相则包括绘本的字体、字号、大小写、标点符号、色彩、排版等视觉元素,译者通过再现这些图画元素和标记符号以增强作品的表意功能和呼唤功能。语篇指译者采用各种衔接手段和逻辑手段实现作品上下文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衔接,服务于主题。

三、儿童绘本翻译风格再现

“风格再现”即“reproduce the original style”,是指译者基于人类文化的一致性,在译作中选择各种呈现手段和形式,再现原作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征。其前提是两种语言文化具有相通性和可译性。因为自然界的自然现象和客观规律是一致的,人类对自然现象和客观规律的认知大体上也是一致的。这种认知反映到儿童绘本上,体现为语用风格的一致性和人类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一致性,这为翻译儿童绘本再现原创作品的风格提供了可能。

儿童绘本翻译风格再现可以找到足够的理论依据。语言学家奈达(Nida)认为:翻译是在目的语中用最贴切、自然的语言再现源文本的信息,首先要做到词义对等,其次达到文体对等(Nida & Taber, 1969: 12)。词义对等和文体对等实际上就是儿童绘本风格再现的依据。绘本译者在译作

中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语音、语相和语篇风格,本身就是对原创作者和原创作品最大的忠诚和尊重,原作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因此得以延续,其审美情趣得以传达给目标语读者,引发目标读者的情感共鸣。相反译作对原作语音、语相、语篇特征的视而不见,则是对原创作品和作者极大的不忠和背叛。下面就语音、语相和语篇风格再现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例(1)原文: ... that when he looks a second time the river has moved and so has he.

原译:……第二次遇见这条河流时,河水已逝,斯人不再。(聂陶冶、周芳译)

改译:……再看一眼这条河流,河水已经不是以前的河水,他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他。

本例选自《遇见森林狼》(盖瑞·柏森, 2015),目标读者是10岁左右的大龄儿童。原文意在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原译“河水已逝”“斯人不再”虽突出了语言的简洁,但这种文言文风格使得大龄儿童也很难理解这八个字的内涵,显得生动不足而迂腐有余,简单的道理不复简单,不如改译来得直白。

例(2)原文: Mummy, Daddy, now that I'm four, I'd like you to buy me a real dinosaur!

原译:爸爸妈妈,我都四岁啦!我想让你们给我买只真的恐龙!(梁绯译)

改译:爸爸妈妈,我都四岁啦,给我买只真恐龙好不好嘛?

原文摘自《恐龙百货公司》(莉莉·莫瑞, 2021),原文four和dinosaur彼此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特别符合一个四岁孩子对语言的认知和习得过程。但原译没有体现出原作的煞费苦心,节奏上也略显拖沓。考虑到译本读者和绘本主人公伊莉莎年龄差不多,改译将原文的陈述句变成了带有央求语气的疑问句,表现出四岁孩子特有的童真;音节上进行了压缩,节奏更为明快,并且“妈、啦、嘛”互相押韵。这样一改既还原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也符合中国儿童读者的语气口吻和语言习惯。

例(3)原文: ... a paper labels with the words “DRINK ME” beautifully printed on it in large letters.

原译:……标签上头写着很好看的大字“喝我”。(赵元任译)

改译：……标签上印有几个好看的大字：“**喝掉我**”！

原文摘自《阿丽思漫游奇境记》(Carroll, 2002)，原作为吸引儿童读者的注意力，将DRINK ME处理为大写，这种语相手段让作品产生了标记效果，一方面吸引儿童注意力，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呼唤功能。同样，译本采取粗黑字体来突出译文语相，以达到与原作同等的视觉效果。但“**喝我**”仅仅停留在加黑加粗上，忽视了原文的呼唤功能因此显得过于平淡。改译“喝掉我”加了一个字，对汉语音节进行了节奏上的加工，更加符合中国儿童的阅读习惯，完美地再现了原作的语相要素。

四、儿童绘本翻译风格再造

所谓的风格再造，即“transform the original style”，是指译者基于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在译作中通过各种语用要素的选择对原作不同于目标语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情感、审美特征进行转换。风格再造的前提是语言文化所表达的差异性、不对等性和不可译性。不可译是因为民族文化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等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情感和审美方式上，导致某些文化现象在另一种文化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表述，无法在绝对意义上再现原作风格，这种差异性对文学风格的翻译提出了挑战。因此，绘本译者应在绘本的语音、语相和语篇等要素上尽可能合理转换原作风格，实现译文风格与原作风格的神似。

儿童绘本的翻译风格再造同样也有诸多理论支持。根据奈达的观点，译者在无法同时兼顾意义和文化时，则需舍弃形式对等，在译作中改变原文的语言形式以期还原原作的语义和文化(1969)；这实际上为风格再造提供了依据。费米尔也在目的论中指出，译者在翻译时应以目的为导向(skopos rule)，最大程度遵循忠实法则(fidelity rule)，忠实即要求尊重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可译关系；但当原作风格无法在译作中体现时，译者需要借助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以求得译本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因此连贯法则实际上是语内法则(1978)。依据语内法则，译者翻译差异性文化时，要根据目标语文化进行灵活选择。当原创绘本风格

不可译时要退而求其次，用目标语儿童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对原文风格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风格再造。下面就语音、语相和语篇风格再造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例(1)原文：Mr Magusaurus, here at your service. Welcome, my dears! No need to be nervous. Come with me on my magical tour of the dazzling dinosaur department store!

原译：欢迎光临，很高兴为你们服务。我是你们的导购魔力龙，请不要感到拘束。让我带你们去参观选购，恐龙百货里应有尽有！（梁绯译）

改译：欢迎光临，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导购魔力龙！别紧张，跟我走，我带你们去参观、选购，恐龙百货里啥都有！

本例选自《恐龙百货公司》，是百货公司魔力龙接待伊莉莎一家时的招呼用语，前2句刻画了魔力龙的热情有礼，落落大方；后一句节奏张弛有度，增加了阅读趣味性，内容丰富有料，刻画了魔力龙的风趣幽默，小朋友听完相当于服用了一剂“镇静剂”。而原译的“拘束”比较书面化；另外译文中的“你们的、请、让”也显得冗余拖沓，不符合口语习惯，改译将前面的冗余字眼去掉，还原了口语的语体形式；原文最后一句话译成四句话，中间加入停顿，并且“走、购、有”的押韵独具匠心，对原文的“magical tour, dazzling dinosaur, department store”的近似押韵在节奏上和韵律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可谓是对原语语音节奏、句与句之间的语篇衔接进行了创造性转换。

例(2)原文：…they told me that “gee” was the command for right and “haw” the command for left if I needed to turn...

原译：……他们告诉我，如果要转弯，“gee”是向右的指令，“haw”则是向左的指令。（聂陶冶、周芳译）

改译：他们告诉我，如果要拐弯，吆喝一声“驾”向右，吆喝一声“吁”向左。

本例选自《遇见森林狼》，原句中的“gee”和“haw”都是英文中的拟声词，而原译将两词照搬到译文中，令中文小读者摸不着头脑。根据英文词典的解释，gee用来吆喝牲口起步或前进的拟声词；haw是吆喝牲口左转的拟声词；结合我们的

生活经验，牧马人常用“驾”“吁”给马儿发出指令，因此 gee 和中文的“驾”对应。但汉文化中并没有专门吆喝牲口向左转的对应词，如果翻译成“吁”，对于从小生活在本土文化中的中文小读者来说，应该比较容易领会。这种声音联想解决了拟声词“haw”的不可译问题，创造性完成了英文语言独有的词素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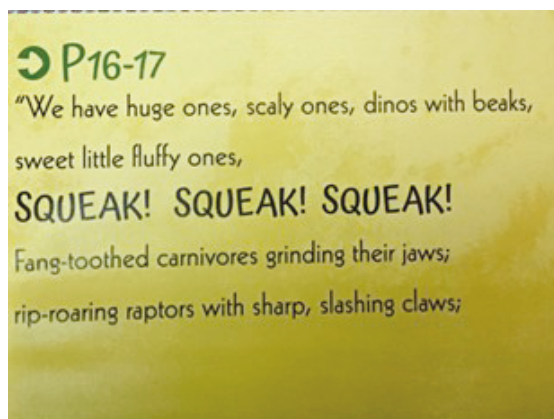


图1 原文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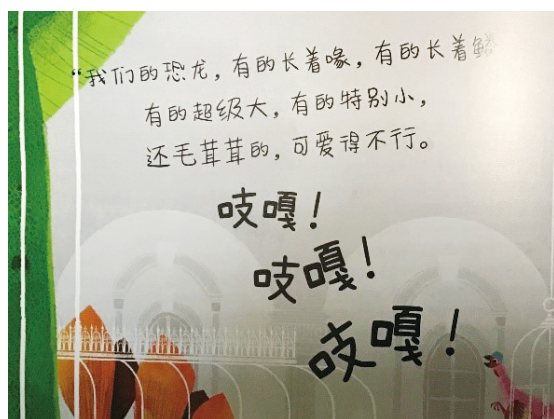


图2 译文插图

以上两例截图选自《恐龙百货公司》，图1为原文插图，图2为译文插图。原作运用大号字体、大写字母、字体加粗等手段对恐龙发出的声音进行艺术排版，在英文中大写字母常常有突出、醒目的作用。但汉语方块字没有大小写之分，因此编译人员刻意选择字体加粗、放大、移行等方式

排版译文拟声词，同样也能起到突出内容、警醒读者、激发想象力的作用。这种呈现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对原创作品语相风格的创造性转换。

五、结语

现有文献中，有关风格再现和风格再造的概念经常出现模糊和交叉重叠，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和交叉重叠必然也会影响到儿童绘本翻译风格在理论、策略、方法上的模棱两可。本文尝试厘清风格再现和风格再造之间的概念区别，指出风格再现的前提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相通性和可译性；而风格再造的前提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和不可译性。作为儿童绘本的译者，必须首先理解原作在语音、语相、语篇上的风格体现，尽可能通过风格再现和再造实现译本与原作在风格上的形似和神似，形似在前，神似在后。在形似难以保全之时，求助于神似，通过风格再现个再造，保证译作风格无损于原作风格。

参考文献

- [1] 何倩. 浅谈国外儿童绘本在中国的译介[J]. 出版广角, 2019(18): 3.
- [2] 松居直. 我国图画书论[M]. 季颖, 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 [3] 佩里·诺德曼, 梅维斯·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M]. 陈中美, 译.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
- [4] 朱自强. 儿童文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5] 徐德荣, 江建利. 论图画书翻译中的风格再造[J]. 中国翻译, 2017.
- [6] Nida Eugene A, Taber Charles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9.
- [7] Vermeer H J. Ein Rahmen für eine allgemeine Translation theorie[J]. Lebende Sprachen, 1978.

Styl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Xiao Fen Tang Yongju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s a branch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being challenged with translation problems in readabili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yl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fferentiate the concepts of styl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It's believed that quality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should serve the target readers with proper translation methods based on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style translation should comply with target children's thinking, emotional and aesthetic values, which can be achieved only by a combination of styl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phonetics, phonological and discourse translation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Key words: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Style translation;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